



当强情节、快节奏成为不少影视作品的选择时，近期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的《江海潮生》却另辟蹊径，以慢叙事、缓说理的方式娓娓铺展，不仅细致呈现了实业家张謇内心的踌躇、权衡与抉择，而且以动人的影像语言回答了“实业报国”如何从一种观念一步步化为行动，让这位与当代观众

相隔逾百年的历史人物真正走入人心。

状元弃仕： 时代激流中的人生转向

张謇的一生，既是对旧秩序的疏离与反叛，也是面向新时代这片未知旷野主动探路的历程。在旧有

秩序日渐崩解、新的道路尚未明朗之际，他从传统士大夫的身份中走来，在历史转型的夹缝中不断试错，寻找个人安身立命与国家救亡图存的结合点。

张謇十六岁参加科举，此后二十余年间历经科场坎坷，四十一岁时高中状元。本可从此步入仕途的他，却恰逢甲午战败、国势衰微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状元身份带给他的，不只是万人敬仰的荣耀，还是面对国家危亡的责任。起初，张謇仍然沿着传统士人的道路寻求救国之法。一方面，他屡次上疏陈述利害，希望通过朝堂清议改变现实；另一方面，为抵御海上威胁，他又在通海地区筹办团练，不惜典当自己的藏书筹措费用。可朝廷的一纸政令，便使这场地方自救行动戛然而止，而他的建言献策也最终石沉大海。朝廷内部的因循与推诿使张謇逐渐认识到，仅凭一纸奏疏和士大夫的清议已难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。传统的经世理想若不能落实为具体的社会实践，终究只是纸上空谈。

张謇由此决定创办纱厂，将救国理想从朝堂转向社会。正如他在剧中那句掷地有声的台词所说：“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，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。”他不再将入仕视为实现经世理想的唯一通道，而是寄希望于先发展实业积累财力，再以实业所得兴办教育、改善民生。张謇的“弃仕”，看似离开了政治舞台，实际上是从坐而论道走向起而行之，只为让乡民有业可就、教育有资可恃。

此后，他建纱厂、办垦牧、兴办通州师范等各类学校，在躬身地方建设的同时，他也始终关注着国家命运与时局演变。剧中，他投身保路运动，其后短暂出任农商部总长，着手改革农商事务、治理水患。然而，当他发现现实政治与自己的救国理想渐行渐远，再次选择毅然离开，后又反对张勋复辟。一次次参与政治实践又选择退出，都是源于张謇内心深处对救国理想的坚守，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士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担当。

《江海潮生》： 实业报国，何以生生不息

○ 王利丽 曹宇琦

众星共潮： “大生”创业群像的命运刻画

如果说张謇的人生转向构成了这部剧的叙事主线，那么围绕“大生”事业徐徐展开的人物群像，则让观众看到了“实业报国”是如何从个人理想变成一代人共同的历史选择。剧中人物身份不同、性格各异，却因兴办实业聚到一起，并由此汇入近代中国求新求变的时代洪流。

起初，大生纱厂的创办并不顺利。张謇到上海募集资金，得到的多是推托与观望，好不容易筹得机器、土地、运输、技术人才等问题又接踵而至。与此同时，各方势力虎视眈眈——日商等外国商人不断试图控制企业和原料市场，官府也企图以“官督商办”之名插手工厂管理。内外交困之中，沈敬夫和姜孟生是张謇最坚定的同行者。沈敬夫为人沉稳厚道，在纱厂资金告急之时，宁可默默卖掉自己的布店，也不愿让众人的心血就此付诸东流。姜孟生性格急躁，遇到困难时常有怨言，却始终为账目、资金和厂务四处奔走。他们一个持重、一个直率，两种性格相互映衬，使创业三人组充满生活气息，也让办实业的艰辛变得具体可感。

吴道愔与刘厚生，则从不同侧面丰富了这幅创业群像。作为张謇的妻子，吴道愔默默操持家事，平衡宗族与乡邻关系，多次帮助张謇化解来自官场和地方社会的重重阻力。刘厚生懂机械、通外语，他的到来解决了机器安装与运行的技术难题，为纱厂开工补上了关键一环。

振臂一呼的先行者终归是少数，云集而来的应者才真正托举起了历史前行的重担。先行者开其端，众人继其业，正是这些人物各尽所长、群策群力，才最终汇聚成推动中国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的燎原之火。

江海入影： 地域影像中的社会转型

《江海潮生》的故事发生在南通，这里江海交汇，既有深厚绵长的江海文脉，也有向海而生的开放气质，二者

相互激荡，赋予了这部剧集独特的地域风貌与开阔厚重的美学风格。剧集将这一地理特征转化为富有象征意味的影像表达：奔涌的江流，暗含着清末民初社会变局的动荡；辽阔的海面，则承载着张謇兼收并蓄、敢为人先的精神气度；而由荒芜渐成沃野的滩涂，见证着张謇带领民众垦牧种棉的艰辛足迹。这些地域景观既是张謇传奇人生展开的自然地理背景，也是他在时代潮流中求索与坚守的见证。

与此同时，该剧还通过服饰、交通工具等生活化细节的变迁，呈现出彼时中国社会新旧杂糅的时代图景。剧中沪商郭华茂初次登场时，身穿西服、脚踏皮鞋，身后却仍垂着一条长辫；张謇奔波于各地之间，乘坐的交通工具也从摇橹船、马车逐渐变为轮船、汽车和火车。西服与长辫同在，小舟与火车并行，正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图景。

器物层面的更新只是近代中国转型较为显见的直观表征，而思想观念、知识结构等的变化则更为隐秘深刻。剧中，倪老爹起初不许女儿进厂做工，直到吴道愔出面担保、反复劝说，才勉强应允。而到剧情后半段，女工队伍日渐壮大，成为大生纱厂不可或缺的生产力量。这一变化呈现的是纺织业由家庭手工劳动向现代工厂生产的转型，其所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效率的提升，还是劳动分工、性别秩序的重组。与之相对应的，是新式教育兴起带来的社会知识结构和人才标准的重新界定。通州师范学校首次招生时，考试科目由科举时代的四书五经转向数学、地理等实用学科。学校科目的变化，使人们对“读书何为”的理解由求取功名、高官厚禄转向经世致用、实干兴邦。

《江海潮生》以张謇的离世为剧集结尾。个人的生命固然有其终点，但他亲手播下的种子，早已扎根于这片江海之间的土地，在后来者的接续耕耘中继续生长。江海潮生，生生不息。这“潮”，既呈现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之势，也蕴含着一代代中华儿女胸怀家国、躬身做事的磅礴力量。

《种墨园》：器物叙事、乡土镜像与中华文脉的当代转译

○ 杜莹杰 熊馨仪

现实题材电视剧《种墨园》以安徽泾县宣纸制作技艺的非遗传承为叙事核心，将传统手工技艺、乡土社会生态与当代文化发展议题深度融合，通过宣纸这一文化载体，探寻非遗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生存路径与价值走向。

器物叙事： 古法宣纸的匠心伦理意蕴

器物是传统文化最具象的载体，也是当代影视建构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媒介。宣纸并非普通手工业产品，其取材、制浆、抄纸、焙纸的完整流程，蕴含着顺应天时、善用地利、追求人和的传统智慧，凝聚着古人顺应自然、精益求精、坚守本心的生命哲学。《种墨园》将宣纸这一传统器物从单纯的文化符号中解放出来，以108道古法造纸工序为叙事逻辑，建构了属于东方匠艺体系的匠心伦理。

以宣永年为代表的老一辈宣纸匠人恪守古法、敬畏技艺，坚守“纸品即人品”的行业信条，拒绝为迎合市场简化工序、降低品质，代表着传统匠艺最质朴的坚守。以宣穆为代表的青年匠人则打破故步自封的认知，在敬畏古法核心技艺的基础上，正视传统宣纸产业的时代困境。新旧两代匠人的观念碰撞，实为匠心伦理在不同时代的具象化呈现。这种碰撞不是机械复刻传统形式，而是坚守精益求精的职业本心、敬畏自然的人文底线、薪火相传

的责任担当。

作品通过宣纸器物的命运变迁，折射出传统手工业的时代阵痛与精神坚守。在机械化、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冲击下，手工宣纸耗时久、成本高、产量低的短板暴露出来，传统纸坊濒临衰落，古老技艺面临失传。但《种墨园》并未刻意渲染悲情，而是以器物的存续映照匠人精神的坚守，宣纸不再是冰冷的工艺产品，而是承载匠人信仰、乡土记忆与文化品格的精神载体。这种以小见大的器物叙事，跳出了非遗沦为“背景板”的娱乐化表达，深度挖掘了传统匠艺背后的伦理价值，为器物类非遗题材的影像书写提供了有益参照。

乡土镜像：乡村振兴语境下 非遗文脉的现实重塑

《种墨园》以泾县乡村为叙事空间，将宣纸技艺传承融入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中，真实呈现乡土社会的人情样貌、产业困境与发展变革。剧作摒弃了乡村题材影视悬浮化、唯美化的乌托邦叙事，聚焦当代乡土发展的真实矛盾。

作品直面新时代乡土社会的双重困境：一方面，城镇化进程加速导致乡村人才外流，年轻群体不愿从事传统手工业，非遗技艺后继乏人，乡土特色产业逐渐空心化；另一方面，传统乡土产业模式陈旧、经营理念保守，固守单

一的产品形态与经营模式，无法适配市场化、多元化的消费需求，传统非遗工坊逐渐边缘化。剧中泾县桃花镇的宣纸作坊，既是传统匠艺的传承阵地，也是当代乡土困境的缩影。

《种墨园》清晰呈现出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发展的蜕变之路，打破传统乡土叙事的悲情底色。剧中返乡青年干部与新生代匠人形成合力，立足乡土资源，不盲目抛弃传统、不照搬外来模式，依托本土非遗技艺，推动乡土产业转型升级。通过开发宣纸文创、打造文旅IP、举办文化节庆、拓宽销售渠道等多元方式，让千年宣纸技艺适应当下市场需求，激发乡村内在发展活力。由此，乡土与非遗互为根基、双向赋能，实现非遗乡土产业形态的全新重构。

文脉赓续：传统技艺守正创新 中的当代文化转译

宣纸承载着千年笔墨文明，是中华审美体系、人文精神与文化品格的重要缩影。《种墨园》以宣纸技艺的守正创新为切入点，探讨传统文脉如何突破时代壁垒、完成当代转译，实现了从“技艺传承”到“文脉赓续”的价值升华，赋予传统非遗全新的时代生命力。

作品始终强调，宣纸的核心价值根植于108道古法工序与千年匠艺精神，机械化仿制只能复刻纸张形态，却



无法承载手工宣纸的肌理质感与文化底蕴。无论产业模式如何创新、产品形态如何升级，主创始终坚守古法技艺的核心标准、敬畏传统匠艺的精神内核，坚决摒弃功利化、快餐式的文化改造。这种坚守，守住的不仅是一门手工技艺，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益求精、温润内敛、厚德载物的精神内核，是千年笔墨文脉的根基与底色。

发展创新是文脉赓续的时代路径，也是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核心密钥。在文化多元化、媒介数字化的语境下，传统非遗若故步自封、脱离大众生活，终将沦为博物馆式的静态标本。《种墨园》深刻洞察传统文化的生存困境，以现代思维完成传统文脉的当代转译。剧作将古老宣纸技艺与现代文创、文旅产业以及当代审美文化深度融合，让尘封的传统技艺走出书斋与工坊，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。剧作将小众的宣纸非遗转化为大众化、可传播的视听内容，打破了地域与圈层限制，让千年笔墨文脉实现了当代传播的突围。

总之，《种墨园》以小器物观大乡土，以小叙事载大文脉，通过匠心伦理的影像建构、乡土场域的现实重塑、传统文化的当代转译，呈现了传统非遗活态传承的可能路径。中华文脉的绵延存续，不能靠对过往技艺的机械式复刻固守，而要立足本土文化内核，主动对接当代社会生活诉求，依托多元媒介完成内容创新。传统手工艺不应沦为馆藏式的静态遗存，其人文底蕴才能持续焕发生机。这也为现实题材剧作挖掘本土文化内涵、传递当代价值提供了兼具艺术性与现实性的创作思路。